



鄉村六月

風，吹過六月的田野
陣陣麥香迎接收割的鐮刀
父親用微駝的背
承受六月的碩果
走進六月，領略夏日鄉村的風采
在綠色浸染的世界
感受五彩繽紛的野花
和蜻蜓戲雨的深沉
走進六月，走進莊稼
感受希望、寄託和收穫
感受父親深邃的眼眸
是一株株麥穗，順利歸倉
在鄉村六月蓬勃的生機里
發現村莊對待生活的態度
是父親沒有絲毫馬虎、懈怠的紋路
他們一直在詮釋六月的美
和對於土地的浪漫情懷

故鄉

寧靜，是故鄉一種典雅的氣質
我可以在這寧靜里
熟悉青藤里的秘密
可以品嚐季節帶給村莊的恩惠
在故鄉，感受生命的花開
是溫柔，蔓延在歲月的枝頭
風兒綿柔的，吻在臉頰
是生命的空靈
解救了我內心的躁動
我願，在故鄉的土地里
種下柔軟的心事
就像孩童的願景
在感恩中，多一些純真
我會在向晚的村莊里
寫一首詩，告解我們流浪的心
悲情在記憶中沉澱
我們以深深的牽挂
愛你，代替沉默

作者 曹立杰：全國公安作家協會會員，
2005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

端午到，要吃粽子了，吃粽子離不開蘆葦葉。每年端午到來之前，我都要拎着竹籃跟母親親摘蘆葦葉。端午摘蘆葦葉又叫摘粽葉，有的人還叫打粽葉，叫法不一樣，其實都是用蘆葦葉包粽子。

我所在的小村溝渠縱橫，有水的地方往往生長着一大片蘆葦。讀大學時，我到過別的地方，那兒的蘆葦又瘦又細，營養不良，跟沒吃飽飯似的。我的家鄉呢？家家戶戶，棵棵蘆葦肥碩無比，秸秆比鵝鴨蛋還粗，蘆葦又寬又厚，包粽子再好不過了。水里大片的蘆葦綠油油，風一吹嘩啦啦搖曳生姿，煞是動人，是個滋生美的地方。比如老作家孫犁小說的《荷花淀》里水生和他的女人就把戰爭時的愛情演繹的那么浪漫和詩情畫意。開始母親擔心我不去打粽葉，就用兩分錢一粒的糖哄我，我樂不可支，顛着一雙小腳蹦蹦跳跳後圍着母親。我們來到有水的窪地，大片蘆葦出現在我和母親面前。這片蘆葦就在我家小院後面，幾步就到了。我脫掉鞋就要下水，母親攔住了我。五月人忙忙，小麥覆隴黃。可是端午前後的水依然冰涼沁人，因為母親挽起褲管下水時咬着牙，發出咿溜咿溜的聲音，看樣子是強忍着河水的冰冷。不讓我打粽葉，原來是母親怕涼水凍傷了我。母親在蘆葦叢里打粽葉，我就吃着母親給的糖在灘頭玩。有時我也會跟母親說話打

發時間，有時我也會點起小腳拉彎蘆葦打粽葉。由於我小個子矮，亭亭玉立的蘆葦往往折斷。母親見了心疼的不得了。母親說這些蘆葦到了冬天，割倒捆好留着，還可以織席或賣給人家造房子。所以母親到我們家的窪地里打粽葉總是小心翼翼，從不折斷一根蘆葦。秸秆上的蘆葦越往上越鮮嫩，這樣的蘆葦包出來的粽子就越清香味美，母親總會伸出雙臂摘秸秆上端的蘆葦。

據說母親跟父親當年是自由戀愛。那時他兩都是村里的文藝宣傳員。母親喜歡唱歌，父親擅長吹喇叭。可是父親那時常會把蘆葦卷的跟喇叭一樣吹歌給母親聽。姥姥曾說母親那時完全可以嫁給一個吃皇糧的人，可是偏偏嫁給了只能掙工分的父親。這讓我想起了《詩經》中的詩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歌寫了主人公渴望會見心愛者的境況，意境朦朧，幻象迷離，引人遐想。哈哈，沒想到父母的愛情還挺浪漫的哩！我卷起褲管還要下水打粽葉，母親還是攔住了我。母親說從前有一個女人家里窮的連短褲都沒有就到水里打粽葉了。有一條水蛇鑽進了那女人的下身，結果那女人就死了。我嚇得毛骨悚然，在岸上只有觀望母親打粽葉的份了。可是很快我就明白了什麼，問母親：“你怎麼不怕？”母親拍拍自個的肚子，胸有成竹：“我穿短褲哩。”可我又想我是個男孩，就是遇到水蛇也不能把我

怎麼樣，母親就說：“你小還不懂。”是啊，那時我只讀小學一年級，真的還不懂什麼。

母親在淺水里打粽葉，不時有風吹過，蘆葦就發出嘩啦啦的響聲，這時母親就唱“長鞭呀那么一呀甩呀咿咿的響”，母親還要接着往下唱，卻不知從何處傳來“趕着那馬車奔前方啣哨”的應和聲。原來是父親接母親和我來了。母親還在唱，父親就將我背在他的後背上，然後又和着母親唱。確切地說這時父親已不是在唱，而是從鼻孔里哼出來的，哼的跟喇叭筒里傳出的一模一樣。

童年，端午打粽葉，多好！

作者 陸琴華：江蘇東海縣城



隔壁鄰居有一位蘭姑，與我姐姐同歲，她兩個愛在一起玩，形影不離，不是你到我家，就是我到你家，閨中密友。

端午節前一天，她們在我家閨房里咕咕噥噥地說話，縫香荷包。我看見了，就對在東間做飯的娘說：“俺姐姐‘禍殃’線哩！”

娘就大聲說：“玉娥，別瞎做了！您就會縫啦？吃了飯給我縫。您先拔拔媳婦草去吧！多拔點兒。”姐姐小名叫玉娥。

娘知道她們是在縫香荷包，過端午節，女孩子都喜歡戴。媳婦草是一種很像韭菜的小草，根部有小球，有香味。每年過端午節的時候，縫個小荷包，裝一些小球，戴在褂子大襟上，走到哪里香到哪里。用碎布縫一些類似小辣椒、小桃、小梨的東西，紅紅綠綠，掛在荷包下邊，裝飾，挺好看。

我的任務是劈草葉，拿回家來，讓娘包粽子。村後有一個方圓幾百米的水坑，周圍長滿參天大樹。楊樹、柳樹都有。靠住戶的西半部有水，四季不斷，岸邊較淺，經常有婦女洗衣服；東半部是濕地，密密地長滿了蘆葦。夏天，我和小夥伴們常到那里澆水，逮蛤蟆，粘知了，是男孩子們的樂園。

草葉很多，隨便劈。上邊的不要，下邊的不要，專挑中間葉面寬的劈。拿回家，交給娘，洗淨泡泡，用泡好的大米包粽子，每個里邊包上幾個棗，有時候還要加點糖。

過端午節，最期盼的還是吃包子。因為那時候生活困難，一年到頭，只有過年過節的時候才能吃上白麵，吃上肉，平時都是粗糧淡飯，特別是春季，青黃不接時，常常靠野菜度日。端午節，新麥下來，正好解解饑。到集上買幾個笋瓜一切，摻上鮮粉皮，有時還買些肉，白白的，喧喧的大包子好吃極了！現在想起來還流口水。



記憶中的端午節

再就是聽父親講有關端午節的故事。父親

愛看書，知道的故事多。關於端午節，除了屈原愛國投江，得到老百姓愛戴的故事，最有趣的是關於黃巢的傳說。

父親說，過端午節，各地風俗不同。河南是在門上插菖蒲、艾草。唐朝黃巢領兵造反的時候，到處殺人，血流成河。老百姓一聽見黃巢來了，就急忙出門逃難。

一年五月，黃巢的軍隊攻進河南，他騎馬巡邏時，看見一個婦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個小男孩，另一只手卻抱着大男孩。黃巢感到很奇怪，就跳下馬，指着小孩問她：“你怎麼手牽小的，卻懷抱大的呢？”那婦人就說：“我抱的是大伯家的孩子，手里牽的是我的兒子。實在不行了，我寧可丟掉自己的兒子，也得為大伯家留下一個根。”

黃巢很受感動，就對那婦人說：“大嫂，你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門上，黃巢的軍隊就不會傷害你了。”

婦人一聽，就回城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第二天正是端午節，黃巢的軍隊攻進城里，只見家家戶戶門上都掛着菖蒲、艾草。因為有言在先，黃巢只得領兵走了。從那以後，每到端午節，那里家家都在門上插菖蒲、艾草，據說到現在還是這樣。

作者 李民增：退休中學校長，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獲獎，被選入多種版本。

“那位素不相識的美女對我的影響很大。”在QQ上回答一位文友問我怎么喜歡上讀書時，我忍不住談到了那件五、六年前的舊事。在文友的追問下，美女“莎士比亞”又上心頭。

候車廳里人聲鼎沸，閑聊的居多，假寐的也有，還有一些人用幾張報紙鋪在地面打起了撲克。我拿着手里的車票，想着還有兩個多小時的候車時間，感到無聊透頂。可是不久，一位美女的出現，讓這段時間變得不再單調。她與我同乘一輛車，不同的是，她在我身邊坐下後，逕自拿出一本書來看，沒有一絲焦急的神態。她在看書，目不斜視，一本《散文》讀得如此痴迷。我頗覺好奇，偷偷打量着她，與那些濃妝艷抹的女子不同，沒有着意打扮卻散發着一種高貴的芬芳。莫不是腹有詩書氣自華。我當時腦海里想到的就是這一句話，要知道，能專心讀純文學期刊的人並不多，至少在我當年的朋友圈子里並不多。

也許是我異常舉動驚動了她，她對我笑了笑，為了掩飾我的窘迫，我對她說她手里的《散文》也是我最喜歡看的雜誌之一。“時間還早呢！”她說，“你喜歡看就拿去看吧，我還帶了一本《小說月報》呢！”其實，那時我很少看書，平時總是抱怨工作太忙，以至於沒有空閑



美女「莎士比亞」

讀書。我忽然發現當期雜誌上有我的一位老師的作品，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她，她也覺得意外，便與我聊起了我的老師，原來我的老師竟然也是她喜愛的作家之一，她讀過很多他的作品，說起來頭頭是道，在她面前我很慚愧，原來我對自己老師的作品還不如她知道的多。

讓她替我照看一下東西，我告訴她想到附近報亭買一本這一期刊有老師文章的《散文》。當我兩手空空地回來，她也許看出了我的失落，說是願意把她的這本書送給我。我欣喜萬分，急忙掏錢給她，她卻笑着推辭了。我對她說：“那就請你在書上題個名，留個紀念吧。”她隨手寫下了一行秀氣的字：書是全世界的營養品——莎士比亞。

我提醒她要寫上她自己的名字，她笑着說，那不必了，我很喜歡莎翁的這句話，希望你也喜歡它。“那我就當你是‘莎士比亞’！”我很感激地對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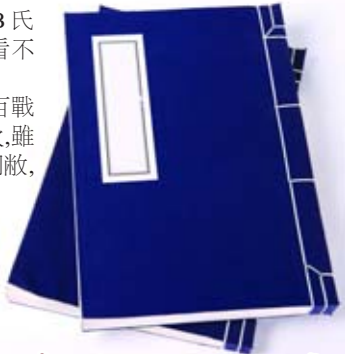
美女“莎士比亞”讓我知道讀書的時間是擠出來的，讀書也不一定非得在安靜的書房內。此後，每每外出之時我總會帶上一兩本書，與書相伴，路遙而不覺其遠。

作者 熊仕喜：安徽省 東至縣 至德小學

這幾天，在狂讀一本上下冊的禁書。閻蜜炳輝提供給我的，講述B氏敗內幕。漆黑色封面，令人膽戰心驚的書名和導讀，繁體，印製粗劣——禁書將書的功能回歸為原點：著書立說，傳遞信息。似乎只可私讀，公共場合捧出，自覺惶惶然不入流也。然而，讀着真的非常舒服！一讀之下，自幼所受的政治教育猛然遭到棒喝，瞬間萎縮成一個初次看黃色錄像般的大男孩，刺激，好奇，如飢似渴，緊張得大氣都不敢出。“哦哦，原來是這樣的啊！”原原種種蒙眛的揣測，均被一把撕去了外衣，赤裸裸地展示給你。那種以彼世的眼光和口吻，揮斥方道指點江山的氣勢，呈現給你另一種無法拒絕的真實。如讀二月河描寫九龍奪嫡的歷史小說，這本帶書的炮製者，彷彿是百年後的人，在講述今日

的中國。試摘錄一段某高人策反B氏的話(我不摘錄，你極有可能看不到)：想我高祖，英明神武，經百戰而取和平，拯萬千黎民于水火，雖有反右之失，文革之過，民生凋敝，餓殍遍地，但是萬民歸心，政通人和，何故？夫民不患寡患不均，唯高祖能令天下均也。高祖崩殂以來，太宗立志革新，圖謀富國，已歷三世。而今我老大帝國，一躍而為世界強邦，可謂國泰民安，萬眾矚目。然

而，人情不常，疏繁于時，大道既亂，亂獄滋豐。吏不知稼穡之艱難，圈地拆屋，殘民似逞；君不知國運之無常，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乃至官民矛盾，勢同水火，社會危機，危若累卵。庸主誤國，迂吏害民，我神州故國，急需一聖主明君，高舉赤幟，蕩平淤穢，澄清寰宇，再造共和！斯時其時也，斯人其君也！



禁書的硬度

真是文采斐然，鞭闢入里，絲絲入扣，字字驚心！讀着這樣的文字，

你若被策反的B氏，是否也有茅塞頓開、熱血沸騰的沖動？

所以，這種禁書，就有了一種硬度，一種風骨，一種睿智。讀罷，胸中涌動着一種想喊口號的激越，一種勘透世情的天靈蓋上涼風習習的豁然開朗，一種對扯旗造反不成者的惋惜、欽佩和後怕。

禁書之禁，都在于掌權方，讀者與寫者是不禁的，相反，被禁——既禁讀，又禁出。但是，信息、思想和對真相的探知欲，永遠禁不住。你不拿真相示人，公眾就只能以這種形式獲得補充和印證。這造成了讀禁書的特殊快感。

作者 侯建磊 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一百多篇

文章散見於諸多報刊。

作者 魏益君：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喜好散文寫作，作品散見國內外報刊。

笑着，笑得很開心！

作者 魏益君：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喜好散文寫作，作品散見國內外報刊。